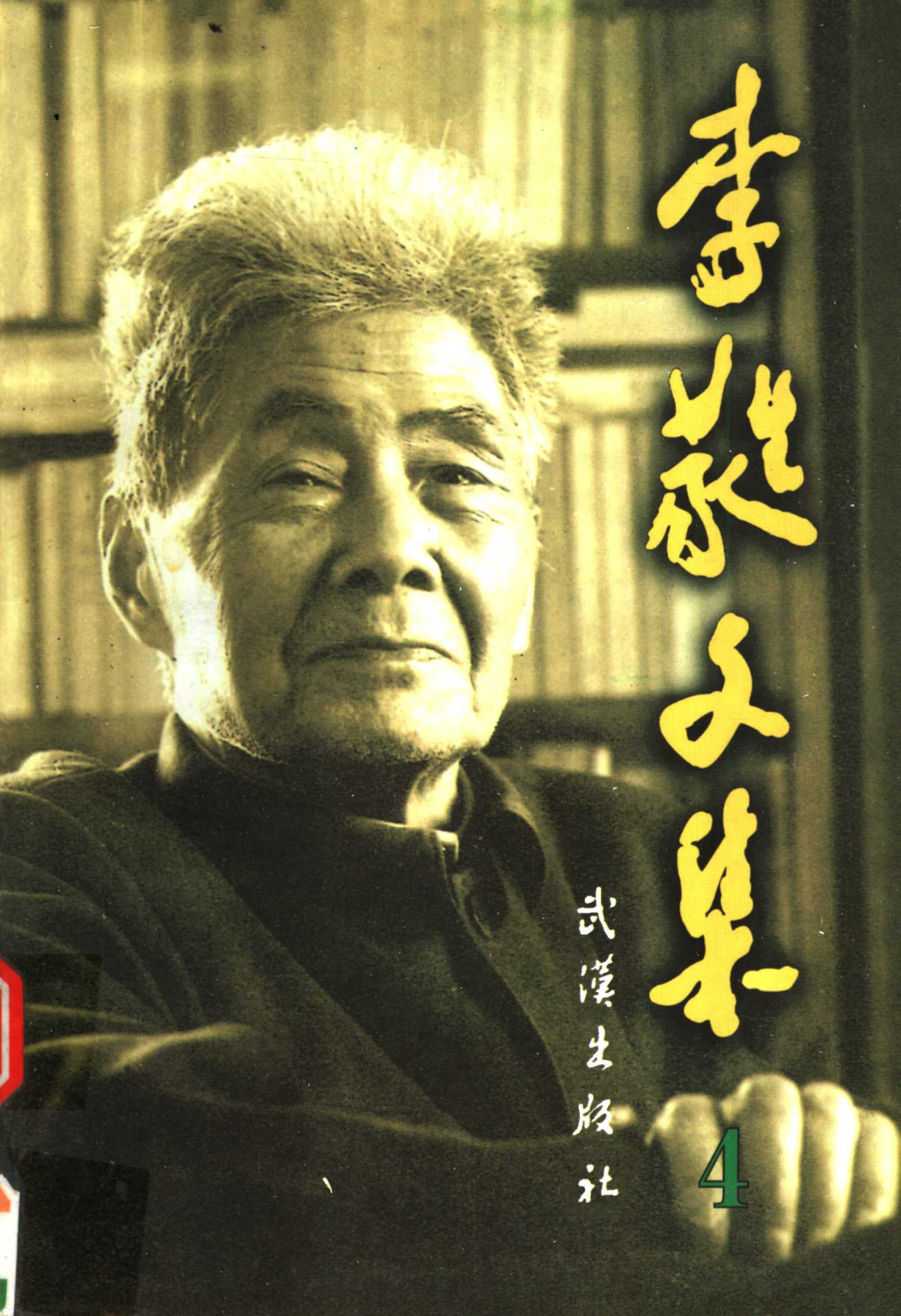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Li Jing,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He has short, dark hair and is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jacket. The background is a blurred bookshelf filled with books. The lighting is soft, highlighting his facial features.

李敬文集

武漢出版社

4

1217.2/523.4
李蕤文集



第四卷·文学评论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蕤文集/李蕤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 1997

ISBN 7-5430-1624-9

ISBN 7-5430-1633-8

I. 李… II. 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967 号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968 号

李蕤文集(第 4 卷)

李 蕤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黄冈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125 印张 7 插页 字数 50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全套共四卷) 定价: (精 装)140.00 元
(简精装)100.00 元

(精 装)ISBN7-5430-1624-9/I·228

(简精装)ISBN7-5430-1633-8/I·230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年时代的作者



李蕤在“文化大革命”中。



1997年中秋的“全家福”。



1994年10月，
作者在医院探望曹
禺。



1993年夏天，与
李尔重合影。



1995年元宵节，
作者及夫人宋映雪与
吉学沛一起到碧野家
中祝贺他的80寿辰时
合影留念。



1985年，萧乾赴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在李蕤家中合影。



1994年4月28日下午，作者在郑州人民医院与苏金伞合影留念。



1994年4月24日作者在洛阳王城公园。

作者手迹



作者与夫人
宋映雪在一起。

目 录

从《雷雨》到《日出》	1
《死魂灵》题材的选取	5
《天明》留给我们的印象	13
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	21
再论作家主观与社会客观	25
——并答夏秋明先生	
评《子夜》月刊	33
回入生的原路	40
读书的漫谈	50
新旧文学之平见	53
什么是“民族文学”	59

文字和“话”不要隔开	62
汉字不妨尽量“通俗化”	66
我们应“衔枚疾走”!	72
评《作家》创刊号	75
反“差不多”运动的根数值	84
我们要“真”的批评家	90
“不朽”作品的产床	97
今日写作的方向	100
第三帝国的士兵	104
罗曼·罗兰的道路	111
新文艺的箭头指向	115
汲取民间语汇	121
推荐《升官图》	124
鲁迅先生的自我批评精神	127
俄苏文学对我们的哺育	132

——为纪念十月革命节而写

不要杀他!	139
学习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	145
对《王老汉》的意见	153
对“生根开花”的体会	158
谈豫剧的“推陈出新”	162
鲁迅先生和我们同在	172
我们应该怎样控诉敌人的罪行	178

——从《郑州文艺》的两篇作品谈起

《实践论》——文艺创作的指南针	185
反对脱离人民的倾向	202
——对于《笑·颂》和《生活与创作》的意见	
我看了电影《白毛女》	212
为“中国的丹娘”再加工	216
一个目标,两重障碍	220
试评《高秀山回家》	230
谈讽刺	243
不熄灭的火炬	250
——纪念安东·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	
赶上先进人民的行列	260
试谈刘真的创作	267
切莫做“吃草的幻想家”和“泥做的人”	280
——重读《解放了的唐·吉珂德》随笔	
不朽的人和不朽的书	285
——介绍《严中良日记》	
大风暴前夕的农村画图	294
——何永偕的《大风暴》读后	
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	303
谈吉学沛的创作	309
不是唯一的,但是最好的	314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越性	
人的尊严	341
——豫剧《司马茅告状》观后感	

充分发挥短兵器的威力	347
关于“观点越隐蔽越好”	351
温“故”而知“新”	357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	
鲁迅笔下的题材	368
夏夜凉风	372
——喜看河南曲剧《风雪配》	
一朵带露的鲜花	376
——《墙头记》观后	
谈《香囊记》中的“疯妮”	379
地拉那的钟声	384
——《渔人之家》观后	
试谈话剧《渔人之家》的艺术特色	390
喜看汉剧《打灶神》	398
也谈怎样理解“多样化”	407
——兼答石燕西同志	
用什么尺度来衡量《胭脂虎》	422
为《胭脂虎》抱不平	431
《陈三两》的艺术成就	436
谈“文人相轻”	444
散文的思想与文采	450
从蜂和蜜说开去	462
信赖读者的消化力	470
从“作家跟着人物跑”谈起	474

谈文艺作品的“生命力”	481
迎接更大的胜利	488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周年	
从拙直的起点开步	497
——《水管员》读后	
喜读《进村》	503
拆穿“四人帮”的偷天换日术	511
——驳“根本任务论”	
重读鲁迅的《拿来主义》	521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屠刀	526
一支有力的响箭	534
——评楚剧《铁牛风云》	
“治病救人”与“借刀杀人”	540
重读《三月的租界》	545
——批“文艺黑线专政”论	
不要再画地为牢	550
从“画龙点睛”的故事谈起	556
让报告文学的鲜花遍地开放	561
喜读《藤椅》	564
生活的明镜 前进的火炬	570
——评话剧《报春花》的演出	
从“共工”和“女娲”谈起	576
照镜与造镜	583
迎春初绽的蓓蕾	587

——喜看儿童话剧《小侦察》

《土的故事》后记	592
从夏瑜坟上的花环说起	594
作家的脚应该永远站在一只船上	602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对青年作者的哺育	612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促进文学更大的繁荣 ...	620
赶上时代的步伐	635
几点闪光的记忆	641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莫做“陷沙鬼”	649
作家的“敏感”	652
写出旧事物冒烟中新的火苗	655
沿着鲁迅开辟的航道前进	663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不许肆意污蔑鲁迅	675
鲁迅先生,我终生景仰的导师	678
为老舍先生一辩	689
一面历史的明镜	694

——试评《新战争与和平》

《讲话》照亮了杂文的方向道路	713
最简短最难忘的祝辞	719

——纪念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

怀念徐玉诺先生	729
---------------	-----

“仰视”、“俯视”和“平视”	733
“百年光辉”，还是百年伤痛？	740
独树一帜的诗人论诗	745
——《克家论诗》读后	
后记	758
李蕤年谱	762

从《雷雨》到《日出》

在《雷雨》里,我们被作者引上一座高塔。俯首下视,才足使我们心惊。地球小了,万有缩拢成昏暗的一片,不自禁地使人生出茫茫尘世的感觉。在我们的凝神细视中,作者给我们引见了许多人物(我们熟悉的生疏的喜好的憎恶的以及我们自己),感谢作者,他带给我们的都是相貌性格甚至血液都各有特质的活人,但,在不可知的巨掌里被揉搓着完成一个悲剧的归宿上,他们却做了同一牲礼。掩上书,适才有血有肉的人都渐小渐远地消失在我们再也望不到的远处。我们如同在梦里走着一段回归家乡的路,且有银色月光,我们没法子说明那亲切之感。但另外,我们又如站在阴司的望乡台上,回顾我们

已经不在但却尚有许多亲人在着的阳世,我们不愿意在那上面久站,虽然我们真切地看到那难分难解的总称之为“天地之间的残忍”那个隐秘的力给人生的苦痛。但《雷雨》却不会给我们这架从塔上下来的梯。

如果说《雷雨》是命运的悲剧,则《日出》我们愿意说它更接近于社会的悲剧;如果我们嫌《雷雨》给我们展开的只是封建家庭的废圯,那么我们该承认《日出》给我们托出的却是脓疮社会的大半面;在手法上,《雷雨》里是把生活在两个极端的周朴园与鲁大海的两个世界用血缘密密相接地把他们缚成一树的树叶,而《日出》却是自自然然地以陈白露为中心牵引出可能是附着在她身边的人物。我们决不是为着恐惧繁漪疯了 的收场或仅为了方达生走时的“满天火红”来说《日出》好于《雷雨》,但我们却拈起任何一处就有理由说《日出》对我们的生活较前者亲密。人喜欢与自身有关联的物事,长久支持人类的精神的必不是与生之烦俗不相干的艺术。

作者最成功的是人物典型的创造,这在《雷雨》问世后差不多就成了定评。每一个人物,他都赋予他独特的形象,从表貌骨骼血液里一齐下手,并利用极琐碎的动作。在《日出》里,作者最关心的自然是那个敢说敢做双脚站在污泥里但却又喜欢站在窗前用冷玻璃冰脸的女人陈白露(和繁漪同一秉赋的女人),但我们却觉得把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和骨骼都已变软的阿根更写得入骨。全场的人物,只有方达生的面貌不大清楚,而且在里面不大服作者调遣之外(本来他原是个很不容易安插在那一丛人中的家伙),其余的全都是走来走去的活人。

从《雷雨》到《日出》

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只须看每一个人物所用的各自的语汇，就可以推想作者当是比学习八国语言更费力地深溺于他的人物的生活里，完成他们各自的辞典。

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在后面的，是作者对他的人物的过分地护短，即使是鞭打，无意中也是重起轻落，纵放他们躲入“无罪”中去。《雷雨》里的周朴园那是不用说了，就是《日出》也还留着这种倾向，譬如对陈白露，作者叫她对潘经理喊“爸爸”，我们从潘经理的嘴里听到“这是你第一次向我说谢谢”，此外还有多处，只为了要在读者印象里保障陈白露的清白，虽然他不一定是不知道一个“红舞女”在金融老板的队伍里未必有匹马单刀如入无人之境的力量。他如此写，只为了他对这个灵魂过爱。对于李石清，虽然在解说里明明是淡眉谄媚狡黠的鼠样的人物，但是许多地方作者却情不自禁地让他驮了许多他未必能驮得起的东西（在妻面前那样真实的自剖和对上流人那样的激愤）；妓院里的翠喜明明在令人发呕上并不减于一般，但作者却也赋予她同情“小东西”的真情……遍处如此。憎恨的最后是宽恕，厌恶的末了是怜悯。本来是，一个艺术家莫不是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的灵魂里有海般的汲取不完的爱。

为什么我们应该为这责难作者？这泛爱的以人性为出发的看法，是一切伟大思想的上源，在作者的忠实的生活与深刻的观察的历程中，他是会不知不觉地蜕变或扬弃的。我们看，在《日出》里，“小东西”不是始终如她实际所遭遇地悬在梁上，连陈白露在自杀之前不也没叫我们陷入不可拔的悲哀的深渊